13 余音

有些日子里我会比其他日子更加多愁善感。明晃晃的白日，影子在磨砂的地板上晃动。我抱着沉重的包，努力侧着头：横平竖直的车窗外是灼人的天空与林立的高楼。陌生，陌生，陌生，顺着转盘的方向拐过一个弯，就剩下熟悉的建筑群，起起落落，令人困倦。

于是我看着路边如织的商铺，想起许久以前的夜里，我几乎是落进那列寂静的车厢，引擎喧哗，灯光炫目，红色的点和条无一例外让我停下，可是我没有。陌生的城市第一次使我心跳加速，头晕目眩。那时的我在想些什么现已无从知晓，只记得我冲下末班的地铁，又找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，看着电子告示牌上的红灯闪烁，闪烁然后停下。那时的街边有行人吗？小店倒是照常营业，店主很热情，我捏着一瓶冰水，仰头灌下肚。随后我坐在落下卷帘门的地铁站外发呆，看着枯枝的影子从我头顶潇潇落下，那里的夜空是浅灰色的，像某种浅眠者微不可查的呼吸。

然后他带着我走进便利店，被固定的铃声欢迎。货架间的灯光是黄昏的颜色，柔和，寂寞。我没有在货架间挑挑拣拣的习惯，而他向来喜欢甜食。今晚没有多少选择，我没看到那个我一直喜欢的牌子的巧克力条，于是在口中回忆起那浓烈到令人想要落泪的甜味来，而巧克力豆只是童年的玩具，那层锐利的色彩现在尝来是多么的廉价啊。

“没看到你最喜欢的那种啊。”他问，往我手里塞了一小袋巧克力豆。

“还不是你推荐的。”我答。

我往嘴里塞了几粒豆子，机械地咀嚼着，薄的不能再薄的甜味在我的口腔内碎成渣滓，划伤了我的舌头，于是我不再说话。

回过神来我已经在汤底氤氲的水汽里与他四目相对了。别说凌晨，我连火锅都鲜少吃过。店内灯光如潮水，人声如白昼般明媚。

“怎么坐？”他朝我搭话，我举棋不定。

“那就一边？”我小声说。

“还是对坐吧，”他笑，“对坐好说话。”

于是我把凌晨的时间泡进番茄汤里，他把他一直以来想说的话涮进辣锅内，直到声音泛白才徐徐捞起，好像在这一刻他要对我说尽他下半生要对我说的话。而我依旧无言，橘红色的汤底雀跃地冒着泡，在某个默契的瞬间我们都停下动作。

“喜欢我的文章吗？”

然后我的记忆在此停住，再也不肯移动分毫，变成一片刺眼的雪花点，我只记得一阵长久的沉默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写的集子，没有人发出声音。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只有我一人坐在那里，也许对面应当有一只鲨鱼玩偶，和我一样盯着锅底冒出的白气出神。服务员阿姨路过时关切地问我朋友去了哪里。

“他去洗手间了。”我为我的朋友答道。

临别时我问他要了一个拥抱，他答应了。那段时间过得很慢、很长，他拍着我的背说了很多话，我一句都不记得。然后我目送着他的出租车消失在道路的那边，咽下好多没说出口的话，都像没有尽头的余音。

2022/9/6 凌晨

于家中